

「我一定要克服它！」這次，當我站在鬼屋門前，心臟砰砰地跳個不停，恐懼感油然而生。狂妄的鬼屋似乎在朝我恣意地嘲笑，使我腐朽般的記憶復蘇起來……

第一次玩鬼屋，我的同學驚慌地望著我，搖頭顫顫地說：「不了，我怕。」眼神裏透出十足的憐憫。我一把拽過他的手臂，邁著大步跨進鬼門。「怕什麼，又不會把你吃了！」一開始進入鬼門要經過一條幽暗的，緩慢搖晃的木板橋。他緊緊地摟住我，生怕掉下去。小時候的我，像是初生的牛犢，哪裏會怕老虎，管他天高地厚，領著同學一往直前。沒過幾天，我們都已經忘了裏面的情景，和平時一樣嘻嘻哈哈的。

童年是多麼的美好啊，潔白無瑕，遇到任何事物都無所畏懼，勇往直前。小時候的我喜歡看電視。獨自在家，看電視令我的見識得到了增長。與此同時，我的恐懼連同電視一同深深地陷進了黑暗的屋子裏。父母得外出工作，無暇顧我，我無人傾訴，既無助，又迷惘。電視裏幽怨，黑白分明的鬼臉，插著火把的洞穴，裏面的骷髏尸骨明晃晃的，陰暗恐怖。每當我雙眼合攏，快要入睡，那些噁心的畫面在腦海裏夢縈牽繞，我想睡，但又不敢閉上眼，只好睜開，等待睡意……

第二次到了鬼屋，反倒是我怕了，莫名其妙地怕了。在我面前，一切變得無比赫人，還是那位同學的帶領下，我才走了出來。我與那位同學沒再相遇，而內心的恐懼早已被烙上了印，連同那位同學的容貌。童年的純真，在狂烈的暴風中，被無情地消蝕了。

第三次，當我走在往鬼屋的路上，自己先把自己嚇著了。「怎麼辦，我好怕啊，裏面的鬼不會把我吃了吧？」我扯著一名同伴的衣袖，一邊走一邊怯怯地嘀咕著：「我怕。」「有什麼好怕的！你得大聲對自己說，我不怕！」「我不怕！」如同關羽戰前喝酒一般，我大聲地喊了出來，恐懼竟減少了幾分。「我一定要走過去，我可以的！」我暗示著自己，「恐懼只是自己亂想產生的，我一定可以克服它！」雙拳握得緊緊的。

我戰戰兢兢地緊跟著同伴進了去。「嗚—」「啊—」恐怖的氛圍令人毛骨悚然。上邊懸挂著忽明忽滅的紅燈籠，隨風搖曳，四周黑漆漆的。「不會有鬼突然彈出來吧？」我小聲嘀咕著，向同伴使了個眼色。同伴立即把頭轉過，臉上寫滿了不屑。見況，我只好緊貼在他身後，探出頭來。兩邊的監獄裏放置著

冰箱高的藏屍鐵櫃，冷冰冰的。屍體還未被完全推入，只有淺淺地被紗攔上一層，猶如被細菌分解腐蝕了好一段時間。噁心至極。我下意識地用捂住了嘴，生怕腐屍的氣味傳來。我瞪大了眼，却又因害怕拉低了眼皮。「啊！」我不禁叫了起來，周圍的人奇異地望著我。柔和的彩光灑下，地上瀰漫著白色的氣體，像是乾冰，也可能是水蒸氣。櫃上的血不斷溶化，滴下。「啞—」「啞—」伴隨著我劇烈跳動著清晰的心跳聲。我大氣不敢喘一口，而前面的女孩子，東指西指，像是初生的嬰兒，充滿了對世界的好奇。兩扇監獄的鐵欄間不夠半米，相互依靠的我們連呼吸聲都能聽見。

當我們看見一絲光從屏風滲入，才放鬆下來，想著終於能夠得到解脫了。「絲絲」的聲音從腳底傳來，涼颼颼的。我瞪大了眼，急忙往後靠。原來是一台吹風機！我幾乎軟了腿，搭著同伴的肩膀，才勉強走出來。「唉，你怎麼那麼膽小啊！」同伴笑著，攙扶起我。剛出了鬼屋，我的腿幾乎用不上力，「刷」地癱倒在地。頓時天昏地暗，我的嘴唇泛白，五魂六魄早已被勾去「那麼多人看著呢，況且前面還有女孩子，怎麼可以倒下！」同伴道。我從空白的大腦中接收到唯一的聲波，於是雙手撐著地，慢慢地站了起來，不聽話的腿仍然抖個不停，「虧你還是個男的，不過剛才的確挺恐怖。」同伴蔑視著，我只好苦笑，與之一同離開。

認知不一定是快樂，還伴隨著恐懼。難道只有鬼門會令人害怕嗎？我們所面對的挫折，困難，不都阻擋我們前進的道路，讓我們望而生畏，不敢面對？

這樣想著，又一次站在「鬼門關」門前的我已不覺背後滲出了冷汗。現在，鬼屋門前的海報，充斥了帶著腥味的器官和血淋淋的爪牙，闖進了我的視野，使我欲吐又止。在猛烈陽光的照耀下，碩大的鬼屋頂著邪惡的頭顱，魔鬼的雙臂緊緊抱住鬼門，像要把一切撕碎，門口像是魔鬼胃的位置。我看到陸續有人跨入鬼門，人才一進去就被黑暗徹底吞噬掉，無聲無息。我死死地盯著鬼門裏邊的壁畫，陽光剛好照在壁畫下，鬼怪齜牙咧嘴，怒目圓睜，目眦盡裂。

「來吧，該來的還是要來的！小時候可以，我現在也一定可以！」我閉上眼睛深吸一口，內心大喊一聲「啊！」邁著大步，向鬼門沖去……

(1747 字)